



[香 港]

东

瑞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洋前后

I247.5
1988-2
3

出 洋 前 后

香港 东 瑞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成都



B

491858

责任编辑：段百玲
封面设计：程国英
版面设计：杨 桦

书名 出洋前后

作者 东 瑞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原出版社为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本社征得原出版社同意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1988年4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 9.875

印 数 1—6900册 字 数 190 千

ISBN 7—5411—0167—2 / I · 161

定 价：2.30 元

内 容 简 介

我炎黄子孙一部分的“华侨”，有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香港作家东瑞先生的长篇小说《出洋前后》，就是其中的一部。

《出洋前后》写的是福建金门一农村青年飘流过海到南洋谋生的故事。小说反映的生活面较宽阔，从金门到厦门，从厦门到南洋。有旧中国破落的农村，也有半殖民地“繁华”的城市；有海上浮动的地狱，也有船上豪奢的舞会；有浩瀚无垠的大海，也有神秘莫测的小岛；有人肉贩子的欺骗，也有善良同胞的相助；有船翻飘流的绝望，也有死而复生被土族搭救的幸运；有艰难困苦的磨炼，也有缠绵悱恻、真挚幸福的爱情。有苦有甜，有悲有乐，历尽人间沧桑，终于在异国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开始了新的生活。由于作家熟悉生活，作品读来亲切感人，神秘奇丽，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异国情趣。

《出洋前后》序

我们中华民族（包括少数民族）到底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是应该好好地加以研究，再用文学作品绘画出来的。是优点，便能鼓舞我们奋发前进，有所作为。是缺点，便能使人警惕，从速加以治疗。我们的前辈鲁迅先生，以他丰富的经验，观察深入的眼光，概括了他那一代人的缺点，精神胜利，写出了《阿Q正传》。郭沫若先生则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从历史的文献中，找寻和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点，用话剧形式，加以发扬光大，写出了《屈原》。

落在我们今天的文学任务，则是要研究我们中华民族以国家的形式，在世界上坚强不屈地站立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到底有什么优点，或者说，优点之外，还有什么缺点。我们大陆作家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都在做这一工作。

但这一努力，还是不够的。我们散居在世界

各地，还有两千万的华人和华侨，比之于大陆十亿多人口，是少之又少了，但他们在惊涛骇浪中飘洋过海，只身一人，远适异国，白手起家，勤苦致富。有的人还在工商企业、科学技术方面，有着惊人的成就，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才能，是应大力研究，用文学作品加以生动地描写，精致地绘画。不这样做去，就难于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全部精神实质。我赞成苏联一位作家说的话：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民族性格史。是该了解整个中华民族的性格，是该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点和缺点，可以自觉地加以发扬，增进鼓舞，可以自觉地引起治疗，加强力量。

近年来海外华人和华侨作家，人才辈出，写了不少有关海外华人华侨的文学作品，令人兴奋，值得欢迎。著名的香港作家东瑞先生，就是用文学作品写海外华人华侨最突出最有成绩的。他原名黄东涛，福建金门人，童年少年时候，是在印度尼西亚度过的。青年时代回到大陆求学，一九六九年毕业于泉州华侨大学中文系，对祖国文化有深厚的研究和认识。他痛恨文化大革命，到香港谋生，当过塑胶玩具厂的装配工，当过大厦酒楼地板打蜡工，又当过印刷厂的印花工，并且做过运货的苦力，书店的推销员。真是艰苦备尝，亲身经历了海外华人的各种生活。因而可以说文学创作的资源异常丰富，他写了许多作品在

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亚的华文刊物上发表。编成书出版的有三十部之多。他的长篇小说《出洋前后》先在香港的报纸上连载，一九七九年在香港南粤出版社出书，受到读者的欢迎。今年四川文艺出版社要把《出洋前后》排成简体字版本，在中国大陆上发行，和广大的读者见面，进一步使我们认识炎黄子孙，有着怎样地吃苦精神，耐劳能力，会增加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和信任，激起鼓舞和自豪。敢于奋勇前进，做前人没有做的工作。我希望东瑞先生不断地努力写作，有更多的作品在祖国大陆上出版，受到广大的读者欢迎。

艾 芜

1987年5月15日

目 录

《出洋前后》序.....艾 芜 (1)

第一章	浓云密雾.....	(1)
第二章	金门客栈.....	(15)
第三章	深痛巨创.....	(28)
第四章	难逃魔掌.....	(43)
第五章	野郊荒塚.....	(58)
第六章	到南洋去.....	(81)
第七章	浮动地狱.....	(94)
第八章	生命之光.....	(107)
第九章	海底孤魂.....	(121)
第十章	豪奢舞会.....	(134)
第十一章	契约猪仔.....	(145)
第十二章	死神招手.....	(156)
第十三章	淘金之梦.....	(166)
第十四章	矿工血泪.....	(177)

第十五章	逃离蚌岛.....	(187)
第十六章	大海漂泊.....	(202)
第十七章	荒岛作客.....	(216)
第十八章	鳄埠亲人.....	(231)
第十九章	除夕之夜.....	(246)
第二十章	骨肉重逢.....	(260)
第二十一章	霞姐一家.....	(272)
第二十二章	玉在人亡.....	(284)
第二十三章	唐山讯息.....	(294)
第二十四章	扎根发芽.....	(300)

后 记.....	(306)
-------------	---------

新版后记.....	(308)
-----------	---------

第一章 浓云密雾

多少个年代以前，一个炎热的夏夜。一艘陈旧不堪的电动木船，在金门岛——厦门岛海峡的惊涛骇浪中艰难前进。

天是那么黑，风是那么烈，浪是那么大，以至小木船失去重心地摇晃颠簸，在浪尖上抛上掷下，仿佛随时都有被汹涌澎湃的浪涛吞噬的可能。

这时刻，刮的正是闽南沿海常见的台风。幸亏还没有刮大。要是十二级台风，掀起的就是十级浪！而若是十级浪，那小木船恐怕早就沉在海底粉身碎骨了；而我们故事中的人物，也将葬身鱼腹，不再存在了。

他，是个十七岁的少年，名叫乌土，一个好土的名字啊。削短的头发下，额上有太多过早出现的皱纹；嘴角那突出紧闭的模样，给人一种倔强的、能把一切困难承担起来的感觉；红里透黑的脸色和从汗衫袖中伸出的两只粗壮手臂，看得出曾在田野里、烈日下翻滚煎熬。浑身装束，恰如他的名字那样淳朴、充满浓郁的乡土味。此刻，木船内靠背椅上的渡客，有的酣睡如猪，天塌下来也可能浑然不觉；有的捧着

腹部，呕吐大作；而地下一片狼藉，散发出一阵阵腥臭，海腥味更混合着旅客身上的臭汗，搞得人头晕脑胀！乌土拎起他脚下的破藤箱，从座位站起，跨过几十只横七竖八的脚，往船首甲板走去。甲板露天，没有帐篷，毫无遮盖，海风又刮得紧，乌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胸中顿觉清爽、舒畅。他凭依在船的栏杆边，时而仰看乌云乱滚的黑天，时而俯视船底近处那层层被激怒的浪花……终于，视线在前方黑得只能看见轮廓的岛屿上停住了。

那前方，是黑黝黝的一片，朦朦胧胧，模模糊糊地有个长方形黑影躺卧在那儿，洪济山上的云顶峰突兀而起，挺拔而雄浑，但此刻，在满天乌云的掩遮下，隐隐约约，分不清哪是山峰，哪是乌云了，黑得可怖的岛屿上，挣扎着稀稀落落的几盏微弱的星点光芒……呵呵，这岂不是自己从小就想去的厦门岛么？

厦门岛，这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口，对乌土充满极大诱惑，他对那儿似乎蕴藏着无数美好的梦想与希望，因此他入神地沉思着、沉思着。但是，也不知是风儿溅起的海水，还是忍不住的泪珠，使他两颊感觉到潮湿了。他哭了！

唉，想起故乡那熟悉的一草一木，想起卧病在床的、孤苦伶仃的、寂寞可怜的年迈母亲，他的心，就如刀割般一阵紧似一阵地难受。

前面这个通商口岸——厦门市，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它会给他带来什么？职位，金银，珠宝？他不知道。他只感到四周是漆黑的，前途一片茫然！

乌土的家乡是在大金门岛北面的后埔，距西部的金门县城有段路程；到西北的公路可通往古宁，东北通琼林，交通还算便利；在明代，还是金门县的行政中心哩。

乌土的祖居就在后埔近郊农村。几间店头（闽南语：店铺）、为数不在少的庙宇式四合院、农舍、企家厝（住家），就组成同姓的同乡“族落”。即使姓氏不同，也有或多或少的血缘关系，族人多乐于认“亲堂”（亲戚），大有“八百年前是一家”之豪兴。作息（耕田）的父兄叔姪，尚互助、团结、聚居之风。本来是颇为讲究辈份的，但年青一伙已很难说得上见到长辈该怎样准确无误地称呼了，一般都“叔伯”地乱喊。唯对“乡里在后埔”这种家乡观念，深深烙印在脑中，很难忘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大洋彼岸，异国他邦！这一点，并不是各种籍贯的人都如此的。金门人就不同了，老一辈可以如数家珍地把族人中分支情况细细叙述，开列出来，对年老的人也很尊敬——不论年纪，都按辈份称呼。

象乌土的父亲成伯，就是颇受族中老幼尊敬的老农民。年轻时代，他除了牛马般干活，还时时为村民讲话，据理力争，到得油干火尽，弱得剩一把骨头、一口喘息，病在一张破木床上，还跟乡亲们诉说世道太不公平之类的话……没料到就在一个礼拜前病死了。乌土的阿娘受不住这么大的刺激和打击，从此忧郁、悲伤和焦急，一病不起。乌土娘想：这怎么办呢？小乌土才成人，今后的生计怎么办？怎么办？

唉，父亲死得真惨！病得昏昏沉沉那天，乌土娘记得家

里尚有些积蓄，几次叫乌土去镇上的中药铺抓些药，成伯听到了就加以阻止——

“早晚的啦，要入土的人，抓什么药？”说着，他就颤巍巍地从破床上爬将起来，把藏匿大洋的匣子锁上，抖着气说：“别把钱丢在粪坑了！匣里面的银元还够吃一个礼拜半个月的饭……”接着，“可可、可可”干咳几声，痛苦得他用手捂胸脯，拚命喘气……

乌土娘在一旁暗自啜泣。她的眼眶早哭得红肿，象被人打过，嗓子也嘶哑得厉害，如患了严重气管炎，每吐出一句都是那么困难、用尽气力：“乌土他爹——成哥！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留下我们两个母子呀……”

成伯躺在床上，呼吸急促，断断续续吐出：“我……死后……不用买棺材……知不知道？随便一点……知道吗？”

几天几夜，他就这般无穷地忧虑，心事重重，似是遗嘱，又象梦呓，说个不停。到了第四天凌晨，他突然在床上辗转翻滚，头额上冷汗渗出，黑眼珠吊得好怕人，乌土娘见事态危急，就悄悄爬起来，从草席底下偷得锁匙，开了钱匣，把几个大洋全取了出来，急忙闯进邻房。黑暗中，不小心踩着睡在乌土房门口的那只浑身黑如炭、瘦骨棱棱的母猪一脚，痛得它“唔唔咿咿”乱哼一通。这一惊，乌土娘右脚踏空，整个人向前扑倒——“轰”的一声巨响！酣睡着的乌土全身一震，惊醒过来。他披了件破外套爬起来，三脚两步冲到房门口，借着微弱的黎明前即将下沉的月亮之光，见是母亲，惊呼：“阿母？你怎样了？”

“哎哟——哎哟！”乌土娘仍在呻吟。

乌土扶起她，赫然见到妈的头额上凸起一个不大不小的血包。

“阿母——”乌土紧张地：“你——”

“我没、没什么的，”乌土娘忍痛迸出了话：“你老爸热得厉害，昏过去了。这些，”她将钱塞在儿子手心中，接着说道：“快、快到药铺抓些药！快点！”

乌土又一愣，他一方面接过了钱，一方面又想替妈减轻一点痛苦，犹疑不决；妈再次声泪俱下地说：

“你，你快去，快去呀——不然就来不及了……”

乌土娘急得两眼涌出泪珠。

乌土知道事态严重了，穿好那件满布补丁的厚斜纹布衣，匆忙跑出了屋外。

清晨的后埔村镇，一切仍在沉睡；风吹在身上使人感到一阵阵凉意。他穿过几条冷僻小巷，就走到了有店铺的街上。抬头看，东方才透出点鱼肚白，所有做“生理”（闽南语：生意）的店铺大门仍紧闭着。远处的田间小径，偶而可以见到几个农民手拎小畚箕及小木夹在捡牛粪。

乌土茫然了，一阵迷惘，怎么办呢？此刻，他站在那间唯一的中药铺门外，犹疑很久，最后横下了一条心：管他三七二十一，敲门！

“嘭嘭嘭！嘭嘭嘭！”拳头插在木门板上，在空寂无声的后埔黎明，显得如擂鼓，那一阵紧似一阵的回音，动人心魄。

半晌，门板动了动，切切察察，悉悉索索的一阵开门声响之后，从两扇门中探出一张尖脸、戴眼镜、獐头鼠目、唇上撇着八字胡的小脑袋来。

“干你老母！七早八早吵人！赶着报丧？干……”那张凶神恶煞的面孔破口大骂。

“翁先生，我老爸爸他发烧得很厉害，想……”乌土乞求的口气。

“八点来！我还要睏（闽语：睡觉）！”翁老头粗声粗气地打断乌土的话。

“费费神，求求翁老先生……”乌土再次哀声央求，但内心有两盆火，一盆愤怒之火，一盆焦急之火！

又是一阵粗言秽语，翁老先生才说：“只此一次。”一边摊开了那只鸡爪的手掌。

“什么？”乌土感到突然，莫名其妙。

“钱！”说到钱，他可笑了，八字胡子向上一动一动地，鼻孔噙动着，嘴一咧，露出满口黄牙，一股股牙屎腐臭味直冲乌土鼻端。乌土不敢怠慢，迅速将所有银元奉上，一霎间，父亲得救的微弱希望又浮上了他心头。

“在外面等！”翁老头接过钱，又闪身进去；这时从楼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娇声娇气，嗲劲十足——

“死棺材，一大早跑到哪去了？！快来嘛，快上来呀，死棺材！快上来陪我……”声调极尽诱惑、淫荡。乌土内心在嘀咕：准是后埔大财主黄老财的第二个小老婆李玫瑰，又和翁老头姘上了。此事几乎村内、田头、小巷的大人和小

孩，无人不晓，唯独黄老财被蒙在鼓里。每一次黄老财到台湾或厦门岛去洽谈生意、采购日用商品时，八天十日的，李玫瑰就按捺不住寂寞了。她为什么不去找些细皮嫩肉的后生，而却找个四五十岁的老“医生”勾搭呢？外人初看起来，会觉得奇怪。其实，当地医道落后，在这方圆几十里内，唯有翁老头懂得弄一些“祖传秘方”，狗男女苟合就可以避免留下“孽种”。李玫瑰就贪得这个“便宜”，越发不顾羞耻、放浪形骸起来。

楼上李玫瑰此时又嗲起来，那尖声细气听得乌土毛骨耸然，他摇了摇头，往地下吐了一口浓痰。

翁老头出来了，把一包纸包的药塞到乌土胸前，乌土接过，本想问几句怎么个服法之类的话，好色的翁老头子旋即象泥鳅一样溜缩进门内，木门“乒碰”重重被关上。乌土的心如同被什么东西重重地锤打了一下。他猛然记起病中的父亲，忙将那包药——至今是活命宝丸，救生仙丹了——藏在怀中，起步奔跑、奔跑。

瞧得见那熟悉的家门了，耳边隐隐听到啜泣的声音，里屋竟挤满了人、他预想到事态之不寻常。他冲了进去，整个人怔楞住——他来迟了。

只见众乡亲把悲恸过度的老母扶着，老母悲伤神情中露出痴呆之色；父亲呢，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毡子已拉上头部，掩盖住五官，看不见脸容。又狭又脏的房里，了无声响，那气氛静寂得多骇人，空气也好象凝结了。霎那间，乌土全然明白：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

乌土徐步走到床前，欲哭无泪；他跪了下来，心里在默念：“爸爸，我是个不孝的儿子，我没来得及赶回来，爸爸……”

四周围是一声声摇头的叹息！

……

想到这里，乌土抹了抹几滴挂在眼眶边的泪珠。眼前闪现着母亲瘦削、黄得可怕的脸容。他不能忘记那一幕——

父亲死后第二天，母亲忧虑过度，病倒在床上。口中直念胡话。乌土坐在床沿干着急，一时不知如何才好。

“阿土呀，我想跟你爸他去……”妈在呓语。

“阿母，你静静，不要多说了。”

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乌土轻轻叹了一口气，摸了摸妈的头额，烫得怕人。

乌土心里明白：妈是为爸那一笔安葬费急病了！米缸早已见了底，家里穷得已没什么东西好拿去当；爸生前的积蓄，也已早因给爸爸抓药而花光了。乌土心想：左邻右舍也都穷得很，即使有些钱，也不好意思向他们开口求助。听说黄老财昨晚回来，他决定去贷款。他悄悄走出家门口，蓦然见到黄老财和他的一个“财副”（管帐簿的）往田头走去，他忙赶了上去。

“老爷——”乌土喊了一声。

“干什么？”黄老财不屑一顾，仍用拐杖把地上石头敲得“突突”作响，在前面慢走。

“我爸爸他……我想、想……”乌土厚着脸皮说，但依